

# 在零下20℃的雪地里奔跑

文/段代洪

天是苍茫茫的，地是白皑皑的，世界被无穷无尽的白笼罩着。地上一排排灰色建筑和一排排褐色秃树，静默无语的立着，连缀成天与地之间一根朦朦胧胧的灰褐色分际线。身着红衣的，奔跑的我，恍若这线条上一枚跃动的小红点。

我所居的城市冬季很长，长达六、七个月。这里的冬天也很寒冷，多数时候气温都在零下20℃左右。鹅毛般的雪花，飘飘洒洒，漫天漫地，覆盖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对于酷爱跑步的我而言，这样的严寒和积雪，是一种考验，更是一种莫名的兴奋和诱惑。

我想我是奔跑在一个童话般的白雪世界里吧。我也像独行侠，闯入了美轮美奂的冰雪仙境。雪地里留下的一长串脚印，是我用速度与激情写下的一行洁白的诗歌。踏在厚厚的积雪上，那“噗嗤、噗嗤”的声音，更是无比美妙的配乐。这如歌的行板，让我陶醉。

虽然从头武装到脚，但推门迎接风雪和严寒的那一瞬间，身体会不由自主的哆嗦。纷纷扬扬的雪花，很快就落了满头满肩，也停驻在眉毛和鼻梁上，间或有几瓣雪花，滑过唇畔，凉丝丝的。此时此刻，世界是静谧的，雪落无声，只听得见自己浅浅深深的奔跑、急促的呼吸和激越的心跳。

刚跑出去那一会儿，身体冰凉，僵硬，手和脚都不太受大脑控制。刺骨的风，割脸。

雪花钻进脖子，沁冷。耳朵，生生的疼，似乎一捏，就会碎掉。

慢慢的，渐入佳境。身体开始变暖，呼吸开始均匀，手和脚也协调了，像是一台被冻住的引擎，经过预热和运转，灵活了起来。就有了一种缓缓滋长起来的激情和欢欣，就有了一种想不停跑下去的冲动和欲望。

嘴里呼出的热气，即刻间幻变成游散的白雾，像是身体内部，真的隐藏着一台永不停息的蒸汽发动机。持续的奔跑中，甚至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，弥漫在大腿外侧。大腿的肌肤和神经，会强烈感觉到严寒的凛冽和刺痛，但同时又有一种灼烧感，恍若有一团火，在烈烈燃烧着。冰与火，速度与激情，坚毅、力量、活力以及心里慢慢升腾起的希望和美好，让我迷恋不已。

令人迷恋的，还有沿途变幻的景致。

寻常日子，天地鸿蒙而静谧，雪花就像冰清玉洁的知己，跳着好看的旋舞，陪我一路上向前。

偶或会遇到风暴天气，整个世界都暗淡下来，灰蒙蒙的，阴森森的。东窜西突的妖风，裹挟起地上、秃树上、建筑上的雪屑，魔兽一般，肆意妄为。眼睛睁不开，身体随风摇曳，甚至只能摸索行进。我俨然置身于一帧灾难大片的场景之中，心里却也生发出几分壮勇和豪迈。

风止雪霁的时候最妙。阳光映照着雪



地，闪闪烁烁的，遍地晶晶亮的碎金。屋檐下、枝头上的冰棱，折射出七彩光晕。早起的木屋主人，用铲雪车开出一条深深的雪道。雪车过处，那一拨拨向一侧高高扬起的雪屑，在阳光下，被镀上了一层金黄。这让我想起了故乡的人们在田野里收割麦穗的

情景。

我爱极了这样的奔跑。风雪兼程。义无反顾。也有摔倒的时候，但不染一身尘埃，而是洁白的雪。爬起来，掸一掸雪花，微微一笑，然后，继续向前，奔跑。

作者：方华

## 荷香如故

在生活的夹缝里偷得半日闲，决定去探荷。我知道，在那一汪清波里，一株美丽的乡情已为我守候在这个夏日。

出城，远远地，就望见了那片水域。空气送来清香，正如朱自清所描绘的，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。又如一坛窖藏千年的佳酿，猝然打开泥封，醉了我的脚步。

迫不及待地奔向水边，一池碧荷就在我的眼前展开。不再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，而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蓝天白云的衬托下，清水润心，绿叶送凉，燥热立消，尘事顿忘。

莹莹的荷花，或羞怯或热烈或在荷荫下向我窥视，像一张张少女粉红的脸。亭亭的荷叶，或舒展或卷曲或平铺在水面，像少女身上婀娜的裙袂。微风过处，花颤叶摇，而整个水面就如一幅抖开的绿色绸缎，柔滑而清凉。

叶下有鱼嬉戏，一有动静，倏然无影。遂想起汉乐府里的句子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

正想着不见采莲人，一叶小舟就从荷

香的深处划了出来。舟上是两个孩童，头上各顶着一片荷叶，一人悠悠闲闲地划桨，一人漫不经心地收扯起水下的渔网。“荡漾木兰船，船中人少年。荷花娇欲语，笑入鸳鸯浦。”虽不见纤纤玉罗手，也不见佳人彩云里，却也别有一番画意诗情。

想起儿时的乡村夏日，小伙伴们一个个光着身子，像一条条小泥鳅钻在荷塘里，采菱角、打莲蓬，或在荷叶下躲避炎炎骄阳，或在荷叶间捉着迷藏。那份无忧，那份快乐，仿佛就在眼前。

“新着荷衣人未识，年年江海客。”不免感叹当下都市里的生活，如同一只剥去了莲子的蓬，如此的空洞，如此的失落。于是理解李清照的红藕香残、独上兰舟、花自飘零水自流。对隐身在荷香里的那份乡情，何尝不是“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”？又何尝不是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？

“故乡遥，何日去？家住吴门，久作长安旅。五月渔郎相忆否？小楫轻舟，梦入芙蓉浦。”荷花依旧，青盖亭亭，风过荷举，暗香涌动。在那一缕袭人的香韵里，故乡就是眼前这朵盛开的荷啊，如此鲜艳，如此美丽、依然在水一方为我守候。

## 野草莓

草莓上市的日子，忽然就想起乡下田间地头蔓长的野草莓儿，这时节，怕也是红熟了吧。

我知道，路边葭管里堆售的草莓儿，原产地来自南美，我国引进种植不到百年的历史。在我们这儿的乡下大面积栽培，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。在我孩提时代，哪里能吃到这样肥硕的草莓。那小如珍珠般的野草莓儿，就是大自然在春夏之交奉献给我们的一份珍稀美味。

野草莓属蔷薇科，但没有蔷薇生长的恣意茂盛。虽藤蔓延展，淡绿色的叶片也茂密葱郁，却棵木矮小，委地而生。如果不在意，往往忽略它的存在。童年时，为了寻找那小小的红润诱人的果儿，往往要拨开草丛才有惊喜的发现。

野草莓先开白色的小花儿，后结小青果，等到果儿红透时，就是我们大饱口福的时候了。有时会在山坡上发现成片的野草莓儿，红玛瑙般的果儿星星似地点缀，让沉寂的田野洒满孩子们的欢笑。野草莓的果子酸中带甜，十分清爽可口。一帮孩童一边弯腰屁股地采摘，一边忙不颠地往小嘴里送那红得发紫的小果儿。

后来看过英格玛·伯格曼的电影《野草莓》，片中出现的茂密的草莓地，也是在一片绵延的山坡上。那是影片主人公伊萨克·伯

雷在年迈时的回忆：少年的乐园，美妙的音乐，初恋情人的欢笑……著名学者董桥写过：中年人看了英格玛·伯格曼的《野草莓》，下半辈子会活得更妥贴。我已是人届中老，我不知道未来是否活得妥贴，只是，面对眼前的一些情景，会时常勾起童年的回忆，比如那漫坡的野草莓儿，满坡的快乐。

人是不能再回到童年的，只有在回忆里。而年青时我们有太多的向往，无暇回首。只有人到中年，才有闲暇咀嚼童年的味道，仿佛一颗放入口中的野草莓儿，酸酸甜甜。

也不是所有的回忆都让人“妥贴”，就像野草莓，也有一种是不能吃的，在我们乡下被称为“蛇果”。大人们告诉，说是蛇吃的，有毒。后来见李时珍记述：“蛇莓，园野多有之。子赤色，极似莓子，而不堪啖。”孩子们对蛇莓辨别自有办法：蛇莓果子是实的，而可食的野草莓果子中空，可食与否，一剥即知。

回忆的结果，取决于回忆者的心境。比如对苦难的回忆，它能衬托今天的幸福，也能让回忆者陷入痛苦不能自拔，成为生命里的“蛇果”。或许，有人回忆起那红艳的野草莓儿，会感慨曾经日子的匮乏、生活的磨难。而此刻我想起的童年，感觉到的是一份安宁，如同山坡上那片匍匐的野草莓地。

